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八四

涉江先生文鈔一卷海上嘉月廬詩稿一卷

唐 晏 撰

一

瓢菴集十八卷瓢菴續集八卷附錄遺二卷

曾 廉 撰

五七

潛園正集三十卷（詩集十二卷詞四卷文集十四卷）附魏慎餘撰中憲詩鈔

一卷潛園續鈔十四卷（詩二卷詞一卷文十一卷）

魏元曠 撰

五七一

涉江先生文鈔

共五十五篇

嘯神賦并序

古之祈雨者有吁嚮之歌所以訴神也仿其意而爲此賦
瞻前哲之有作兮禮華及夫始春超躋區而四眇兮何矯介
而殊倫既三宅之造周兮亦一德之興殷衆聖芳之可悅兮
熾列宿之羅陳歎甘泉之先渴兮亦嘉卉之早泯嗟我生之
失所兮乃獨嬰茲苦辛出既閒關而喪志兮處復爰業以危
身苦修夜之方永兮怨鳴雞之不晨四海寬以蕩蕩兮悲修
軫之莫循操方寸以安歸兮遂將仰籲於明神曰招搖赫戲
有九星些俯庇下土爲民正些五車既傾三台錯些貞歎悔

歎焉可度些紫微辰極黯無光些左右執法不在旁些太乙
鉤陳晦四照些攝提熠煜明不得曜些熒惑睽睽工詠詞些
歲星降世徒娛嬉些馮夷擊鼓女媧歌些河伯海若空湧波
些句芒發生蓐收歛些五嶽生材鋪棗絢些焦沃尾閭泄無
已些大壑落潦吸不得止些封豕土伯工嗜人些渾沌寒窳
訴罔聞些刑天弄干白日下些飛廉披猖風姨舞些司命巽
懦雲君佻些玉女六博工遊遨些大蒙既瞋天衢昏些九幽
四裂魍魎紛些又申之曰悲哉我生之不辰兮獨協婉而懷
傷棄長劍而不服兮毀章甫而遁藏仰三皇而不見兮顧五
伯之銷亡儻傍徨而四顧兮涕流襟之浪浪匪所親而莫邇

兮逝何域而翔翔非厭土之可懷兮繫將投彼四荒睨汪洋
之巨海兮豈一葦之能杭余欲怨彼蒼之不察兮又疑夫天
實高而莫詳余欲警斯民之回次兮又安怪夫蚩蚩彼氓執
厥吝而莫指兮用疾夫森列之徒饗夫馨香亂曰大道既泯
三五促兮哀哀下民孰亨毒兮禪通赫提不可復兮大命有
然信圖錄兮藉曰無然達百僂兮生丁其時宜悔辱兮棄置
勿陳徒爲黷兮尙寐無叱遵古服兮

孔廟升大祀頌

粵自端門著紀孔極輟奠屬車東邁赤帝陳牢玉馭南旋元
和留器備六佾於南朝已稱加禮樹畫竿於北宋允屬極尊

爰暨後王代有隆禮然不過稱先師用王禮舞八佾綴九旒
曾未聞隆事師之禮上等事天超中祀之階進爲大祀繫此
盛典實肇我皇重道崇儒遠邁列辟較之空同問道拜下風
於北首衡嶽登壇禮委宛於南極其爲敬禮又何如乎於斯
時也仲春令月上丁嘉辰瞻芳樹於宮牆青蔥美蔭寵休光
於陸載繚繞慶雲金石備而鸞鳳鳴干羽陳而鸞舞舞爵獻
登降者九金奏肆夏之三風雲回互儼瞻北陛之班冠珥趨
踰齊就西序之位瓊曄陳而感通斯在苾芬薦而脗璧如臨
兩行爵弁同觀禮於槐階九服冠裳共抃舞於芝蓋小臣生
世右文備員下邑敬陪釋奠之列與聞備舉之音誠抃誠歡

且欣且懼形廷珥筆不得借班馬而陳詞泮水鼓鐘猶可託藻芹而獻頌其詞曰

天地攸分陰陽肇判古無聖人文明何煥灌木莽莽芸生蚩蚩古無聖人孰作之師飲血茹毛乘高寢土古無聖人冥蒙終古戈鋌慧戟挺而搏爭古無聖人危矣羣生誠行風雄邪說雲起古無聖人一閔而已委茲木葉襲我冠裳古無聖人何緯繡黃賊子亂臣洪水猛獸古無聖人滔滔宇宙粵古聖人爲王爲帝威虔利導孰敢不至念我夫子託跡章縫憲章祖述百倍厥功曰帝曰王配天昭事念我夫子饗伊中祀卑不可踰閭乃日章升崇大祀是在後王維今皇帝興言曰都

三

爰彌其闕豈不在余遂詔天下共喻斯旨故曰配天於今驗矣六經既定九德乃明萬世之防大法大經玉振揚徽木鐸布令承天而宣施於有政封建郡縣小康大同布在方冊惟世所庸人維天心聖維天口以聖配天孰敢曰否郊天享地協于三才夫子當之僉曰允哉末學觀禮爰陳頌詞於萬斯年侯不偉而

傷儒

嗟夫天下事之成敗利鈍無不有其因而其因則在事之最初肇之儒教自孔子至於秦末世人雖尊其說而國家未以爲教也故秦始皇至坑殺儒士數百人而不以爲意漢高帝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文帝初年立經學博士雖漸啓立教之機然未甚重也武帝用董舒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乃一意向儒始絀百家之說專用孔教海內知所向方而四民觀聽乃大變矣讀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一奏所以爲儒學謀者甚至此後太學之制日以益盛博士之員日以益多且爲博士官置弟子各五十人復其身能通一藝補文學掌故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而諸卒史皆以能通一藝以上者爲之於是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嗟夫宏之一奏乃孔教興衰之機也太史公慨之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

四

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耳語誠過當然有慨於大道之衰意深遠矣故當漢武帝元光元朔之間用公孫宏董仲舒之言更用儒術天下翕然嚮風甚足嘉也而利祿之誘亦因之而起下訖唐宋明清而尤甚儒術之要利祿乎利祿之溺儒術乎二者淆而不能判昔孔子適周返魯老子送之曰去子之騶氣與子之淫志此言也豈以之箴孔子乎正以後世學孔子者竊其似以干時弊必至是爾茲失也末流愈甚二千年來孔子之道日以不振者正以窮而在下者以學騶人達而在上者以貴淫志求如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便是君爲堯舜之君便是民爲堯舜之民者蓋寂然

也立乎廟堂澤施四海者上焉者僅能補苴苟且微倖一時下焉者且隨波逐流從俗忘返謂二千年來人遵孔子之教非自欺而欺人也乎嗟夫此而不恥尙爲有人心也耶宋元以來諸儒極力扶植綱常振作士氣殆有見於此也乃後人以門戶之爭毀之殆盡有心世道者求作其氣而不可得至於今則孔教之大閑且因之震動矣試求其原誰之過哉誰之過哉吾不能不憾於作始之人矣

本孝

孝經之傳由西漢或謂魏文侯已有傳則尤古矣雖然竊有疑焉夫孔子刪述於易曰周易於書曰尙書詩曰詩禮曰禮

五

春秋曰春秋卽弟子所記如論語皆無經名也孝經出於孔門而獨以經名是則孔子之言且邁堯舜文周也孔子又豈爲之耶且其書首曰仲尼居曾子侍使果出於孔子乎則不當云仲尼卽出於曾氏亦不當自稱曾子也而其逐章引詩孔門無此文法西漢人韓詩外傳列女傳則有之矣無怪宋以後儒者疑之也然疑之而不敢質言其非眞者何也以無佐證且以史公曾載入孔門弟子列傳也然試考六經之著於孔門者易詩書皆見於論語經禮儀禮見於中庸春秋見於孟子爾雅見於三朝記此皆彰彰可考者也獨孝經不惟孔門所未言卽孟荀亦未道及大戴禮曾子諸篇言孝者備

矣亦未及於孝經也西漢之稱孝經者獨譙緯之書爲多則孝經者蓋與譙緯同原矣嘗以漢書考之則孝經之說最先見於河間獻王傳次則二疏以論語孝經教元帝是固以孝經爲眞孔門書也又嘗以呂覽考之孝行覽一篇其文仿佛孝經有曰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其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其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其文較之孝經文義爲備然而呂覽則有引及孝經者如引言

六

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孝經之名始見於此當戰國之季孝經始行於世不韋見而引之斯可以見孝經之起於戰國儒者矣

明荀

荀卿子生於戰國之季當夫民彝泯亂天秩淪亡目覩其變而思救之慨自春秋以降三代之典則殆於掃跡盡矣荀卿有見於是故其爲書也首倡禮其禮論也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

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以斯言之是苟卿之明禮固實見夫戰國之相爭奪以至於亂欲明禮以平其亂故其叙亂之起有如是云夫三代所以治禮治之也孔子稱禹湯文武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自五霸迭興禮制變爲刑書而管仲尙云禮義廢恥國之四維五伯降爲七雄禮遂爲三加之髦弁矣苟卿目觀時之亂也以爲非禮莫能已之故其爲書也首言禮又恐時惡禮之拘也故設爲禮者養人之說以誘人行禮謂人一之於禮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其修身篇云禮然而然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然則苟卿意中所謂聖人者亦深

七

於禮之人耳夫時至戰國諸子爭鳴豈盡好爲異說哉亦誠見夫人心風俗之敗壞思所以挽救之術故諸子之爲書猶羣醫之處方也高下淺深之不同其救人之心一也戰國諸子雖道有偏正之不同其拯世之心則一也苟卿之言禮亦灼見夫詭詐成風將淪異類以禮維之庶幾其返此亦云不得已之苦心矣及漢高受命叔孫通亟勸其制禮而魯二儒生非之以爲禮樂之起不百年未可制也通以爲鄙儒未達時務蓋苟卿再傳弟子習聞卿說高祖初興通即亟亟於禮蓋用苟卿之學之明驗也彼二儒生徒聞先賢之緒言謂禮樂不百年不可興斯爲三代以上有天下者言之三代

以上有天下者皆列國有土之君也禮樂本所自具制禮作樂非所亟也若漢高以匹夫有天下生長兵間烏知所謂禮樂而秦之禮樂又不可承用通心知其然故因諸將之爭請制禮通可謂善迎其機者矣使通無制禮高祖且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觀拔劍擊柱之諸將可見矣以斯見苟卿學之用亦以斯見禮之不可已孔子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觀夫通既制禮高帝用之自諸侯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嚮也拔劍擊柱今也不敢失禮轉移之速爲何如乎使無通高祖之天下豈岌岌殆哉故禮者刑之樞也苟能用禮可以無刑蓋韓非商鞅所不及知而苟卿爲

八

獨得者矣苟與孟同私淑孔子天道性命孟氏之旨深禮樂文章荀氏之功巨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爲道祖黃帝自黃帝至戰國幾千年矣道以治三皇德以治五帝仁以治三王故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荀子言禮皆以救世而非偏尙也苟卿之言禮爲戰國末造言之也卒無用之者韓非商鞅刑名之說遂偏於天下吾甚惜叔孫通不能盡以苟卿之說輔漢使韓商之說得行致成儒術刑名相雜之天下也噫

答蔡

後漢書蔡邕傳云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還議郎邕以去聖久

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審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嗟乎邕之爲此計也誠以尊經也當世之人豈不稱便然而古者易有京孟費書有歐陽夏侯詩有齊魯韓毛禮有古高堂大小戴春秋有公穀左論語有古魯齊各有師法不能相通是以兩漢以上學者通經不憚遠道而求良師且必三年而通一經守其家法遂足以出而爲吏處而爲師不如是者衆以爲不足信卽朝廷亦必設諸家博士初未令其必出一孔也乃自石經

九

一出衆競傳寫無慮家有其書且其書出於國學以其足以弋利祿取功名也尊之惟恐不至然邕之爲此果能於十四博士之經人錄一本乎抑擇而取其一家也乎擇而取其一家則一家傳而它家廢矣何也以非國學所取人不復習之矣夫經之傳由來久矣孔子之定本既不傳於後代則諸家之傳未知其誰是漢初抱殘守闕僅此區區之存雖復分崩離析各守師承然而目縱殊終有肖祖之處後人揀沙得金庶幾遇之乃自邕之刻石永爲定本人情趨便誰復更涉異聞聖道長湮良由於此故靈獻以後學者漸少師承後人論經籍之亡輒歸咎於永嘉之亂夫永嘉所亡不過蘭臺東觀

本之在官者耳若天下經師所誦豈能掃地無餘正以時人不重師法苟有異說利祿無關遂成束閣故自熹平以後數百年而諸家經說銷亡殆盡謂非蔡氏貽之咎也耶

砭韓

今之言文者胥歸其法於昌黎矣曰文起八代之衰也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也自唐以來幾於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無異辭焉嗚呼自此說興前古文法不可復見而僞文且徧於天下矣考昌黎之言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信可謂有志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矣乃夷考其文如送孟東野序送高閑序掉闔字句騰踔毫穎正昌黎所

十

詆爲俳優之辭者也送李愿序進學解其去六朝復幾何也更勿云毛穎傳矣然則安在其能起八代之衰也乎夫八代則信衰矣然推昌黎所爲不幾於推其波而助其瀾也耶此一派也盛於唐靡於宋而流爲近代場屋之時文皆昌黎肇之也或曰此說也以論其雜作爲可耳若昌黎之起衰者非謂其碑版之宏制乎則應之曰昌黎之碑志信足尙也然劉義親昌黎之弟子也直毀爲諛墓之作且恆自許作唐之一經則曷以此筆施之史裁而顧長此諛墓爲也此又足以啟後世之流弊者也故曰八代之衰昌黎起之而後代之衰亦昌黎肇之使昌黎當日者但爲原道原性諸篇加之以輔翼

聖經之作更以其餘力作爲一史如司馬子長之爲者則後世推尊昌黎者庸有既乎不此之爲而技痒於酬應之作是直昌黎之自貶其聲價而未可謂鄙人之過議矣然則昌黎所以自處文士而已耳詩人而已耳苟如是也則亦自安其文士詩人之常而必侈之曰世無孔子不在弟子之列也曰作爲唐之一經以垂無窮也或曰昌黎之所以自命者闢佛老之功爾文其餘事也則又不然夫昌黎之闢佛老豈眞洞見佛老之癥結而闢之乎抑亦觀孟子之闢楊墨從而效之乎夫孟子之闢楊墨實見夫楊墨之蔽而闢之故孟子一闢而楊墨之勢消若昌黎之闢佛老蓋未觀夫佛老之眞故闢

十一

者自闢熾者自熾安見其功及夫一見大顛遂傾心禮之蓋誤以世之學佛老者皆高閑文暢之流耳然則昌黎又烏觀所謂佛老者乎幸昌黎亦生於彼時爾使生於晉而遇惠遠生於宋而遇希夷有不爽然失者乎吾故曰昌黎之闢佛老亦觀孟子而效之已耳嗚呼文起八代之衰而實啟百代之弊學嚴佛老之辨而未獲佛之心而思思然曰吾以明道也是不可以已乎

申馬

馬氏驢輯釋史學自開闢以訖於秦君子小人靡不綜貫其書未嘗不風行於世然世之傳者正以爲博洽之資糧經子

之副墨而已毋觀所謂史裁者乎今之世所謂史者有二道曰斷代曰編年編年之法始於春秋而極於通鑑斷代之法始於漢書而流爲歷朝之史是二法者一若千古不能渝也若史遷之書則小異乎是矣而實能兼二法者也斷代則五帝以至乎漢編年則爲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三家之法不同而其爲記事記言則一也請得而斷之曰春秋之法謹嚴矣然所以紀變而示褒貶非以爲史也若夫網羅一代之事而爲垂後之文則六經所述孔子所定是也六藝所以垂教亦非以爲史也太史公畧師其義而未免失之於作非聖人義也班固以下學太史公而失之尤遠後人承之不能改於是

十一

史法遂成班氏繼別之宗子而班氏爲不祧之大宗從此史法泥而聖人之志亡矣太史公之本紀法春秋也八書法尙書也列傳法左氏傳也十表法周譜也自以爲體例嚴矣不知孔子所以刪定者尙有詩禮易也苟欲上法孔子豈可但以麟止之說苟求合其一端也哉故史公之書學孔子而不至者也班氏以下失之彌遠後世人聰明爲班氏所蒙蔽久矣不能見其失也或且疑太史公體例之雜皇輿之言三代以上乎嗟乎史才之靡也久矣太史公自叙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故其爲書也儒墨名法陰陽兵刑皆有列傳而其自述在上繼孔子之春秋不知春秋經世聖人

之志以此擬之陋矣况三代以上不世出之賢多矣而太史公以區區數傳括之毋乎能盡故充太史公之所陳必續詩書衍禮樂以備一代之制作又必衡諸子綜儒墨以折其中如是焉則庶幾得孔子之緒餘爲獨見其大奈之何但以區區數十篇詡爲一代之奇作也乎然而其傳伯夷也志逸民也傳管晏也志功名也傳老莊也志道家也傳申韓也志名法也傳孫吳也志兵家也傳屈賈也志文學家也傳刺客也志勇士也傳扁倉也志醫家也傳循吏也志政事家也傳儒林也志儒家也傳游俠也志姦民也傳佞倖也志小人也傳日者龜策也志陰陽家也傳貨殖也志工商家也其於合傳

十三

聯傳都有深旨在史公之意固以爲此足上繼孔子刪述之本原矣獨不思孔子之述經也以垂教也史公之書足當之乎不幾於見其鄰之畫虎而日執狗而圖之也耶爲史公計者志在傳一代人物自宜并其述作而傳之以符記言記行之旨蓋史公之時古書多在僞刪定而入之則僞墨名法之精言必有因之而存在者何至亡佚不傳如是之衆乎且史也者所以記事也烏容以出於朝者爲事出於野者爲非事乎史也者所以記言也烏能以高文典冊爲言而諸子百氏爲非言乎是則太史公未能達孔子之意後世史家且未能達太史公之意者也苟明乎是則談史法者不得不歸功於

馬氏矣馬氏之爲釋史也以編年之體裁括列傳之實際而且包舉宇宙囊括以延繼述聖言網羅文獻舉古來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入之一編之內可謂符先聖之遺傳開後賢之廣例者矣昔梁武帝纂通史及獻而不及文鄭樵通志及文矣而不能備若馬氏之書則信美而善矣正可取爲千古之史法吾願後之爲史者取西漢以後至於隋爲一史又取唐以後至今日爲一史舉凡其時國之政事士之述作備載一編後之人開卷見其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升降兵刑禮樂之得失農工商賈之優拙無分朝野但有一技之專長俱獲萬世之不朽則信所謂良史材矣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十四

典八索九邱楚靈王以爲良史正以古人藏書都居柱下史守其官以其聚之也廣故見之也博孔子之適周問禮於老子所謂禮者非止今之三禮也羣書皆在焉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而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亦在觀周之際然則六經之源本於柱下也嗚呼知此者可與言史矣

揚老

吾國二十年來競言自強矣默而計之自甲午以後決計自強而失臺灣庚子之役又決計自強而損失殆難數計然而不知自止乃極力摹效西法以求自變卒有大革命之禍既

革命矣專制之威脫自由之談張宜可以合衆自強無阻之者乃國勢之不競如故也民生之無聊如故也風俗之日下如故也舉向之所爲者絲毫未獲其益而益之以不振嗟夫嚮之圖強者可謂爲矣至於今日可云敗矣老子曰爲者敗之正此之謂也而世之人猶不悟也曰世安有不爲而可成者不爲胡成垂爲古訓老氏之說固不可用也不知無爲之說與不爲大異夫不爲者乃坐視事機之放棄而不知挽若夫無爲則熟思審處灼見事機因其利而導之如大禹之行水韓白之用兵常任人而不任於人常致物而不致於物必其可成而成之必其將敗而敗之古之人惟黃帝善承其變

十五

大禹之治水文王之服事皆能以無爲爲有爲之用苟得其道伏羲神農之創制亦無爲也苟失其道即由皓之洗耳採芝仍有爲也故善爲者雖百爲而無跡相之存不善爲者甫生於心敗端百出故孟子謂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生於其事害於其政此有爲之敗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政以德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無爲之治也孔子又謂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然以舜典考之齊七政輯五瑞咨四岳巡四方命十有二人皆有爲也而孔子以無爲稱之者以舜之能以無而馭有也以此考之則無爲之說豈專老氏之言哉乃後人於老子之言無爲則攻之

不遺餘力於孔子之言無爲則默無一言是爲知有無之是非也乎近十年來爲之彌繁敗之彌甚其攻無爲也彌力且其人皆自命爲孔子之徒而卒之影響所及且攻及孔子矣夫然後知老子所謂爲者敗之殊有味乎言之也昔秦始皇衡石程書而民大亂王莽改制不休而民又大亂王安石變法而民又大亂非其爲之誤不能以無爲運有爲之誤也故居今日而欲求天下之無爲當自爲政者之本心始

識莊

夫莊子一書嬉笑怒罵侮慢不恭似不可以常理喻之然其終也爲天下之篇曰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

十六

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利薰然仁慈謂之君子雖六經之論何以加之又曰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雖孟子之談王道何以加之其謂配神明醇天地利萬物利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雖中庸之論道何以加之其謂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白好辟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莊生此言後來劉向七略班固藝文志實祖禰之而後世朱陸漢宋文學事

功各爲一事正不出莊生所料世之儒者未能見及於此門戶之爭日甚一日莊生之所以嬉笑怒詈也莊生以茲不可一世之懷既不獲以先王之大道正天下乃不得已而出此憤世疾俗之言故其言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聞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嗚呼卓矣

匡劉

夫有天下者具有爲之才當可爲之世得足爲之機而不知

十七

爲者此天下之庸夫也若晉之劉裕是也夫裕漢高之族楚元王之裔也其生也當司馬氏衰替之餘其才又所謂梟雄不世出可以儕於文叔元德之列者也自兩漢三國以來以布衣崛起而不失先王之胄者文叔元德而後有幾人哉而裕有之矣自漢高而後由南併北者有幾人哉而裕能之矣充裕之量爲文叔元德也有餘惜其不知出此以篡臣終也非庸夫而能若是乎魏崔浩之言曰劉裕者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嗚呼浩弟知裕爲曹操不知裕苟率道而行之非曹操所敢望也善乎長安父老之言曰長安宮殿爲君家宮室長安諸陵爲君家墳墓君去何之乎斯言也彷彿新城三老之

說漢高使帝能用其說以漢氏之裔復漢氏之祚以號召北方是時去漢之亡不過百餘年耳人心未死宜可用也收召豪俊爲漢復仇以一紙之書謝絕司馬氏如光武之謝絕更始者大義昭然孰得而議之耶方裕之時慕容姚氏已滅元魏未有中原赫連勃勃小豎子爾非裕敵也經營構造孰能與之爭者乃計不出此棄其已成之業甘就操懿之緒正裕之不學又無良才以佐之遂成此苟行盜道耳或曰裕之不爲此則亦自度力不足以主中原又以妻子皆在南方耳曰君子之舉事也問其志不問其力光武之渡河而北也每憂不自濟甚至欲以其衆入羣盜中則光武之初本無必成之

十八

算可知也昭烈之入蜀使劉璋不可下則亦一寓公而已惟其百折不回必赴其志所以能成大業也裕不能之正裕之所以爲庸才也若夫舉大事者不顧妻子漢高常爲之矣裕不能之又裕之所以爲庸才也嗚呼自漢而下雄儁不數出如裕之以南定北者尤不數出使裕能用三秦父老之言則後世孰敢以篡逆加之者不以篡逆加之又安能不以正統歸之乎韓生之嘗項羽曰楚人沐猴而冠若裕者是又出沐猴而冠下矣

許阮

自古惟神姦巨慝爲能以狂行其詐而公爲悖逆者次之故

太公之誅狂華非誅其狂誅其詐也孔子之戮少正卯非戮其才戮其詐也桀紂之無道無道已爾非詐也楊墨之無父無君無父無君已爾非詐也若夫貌託爲不可一世而心陰爲怙惡之尤則眞不可以一日容於斯世如晉之阮籍是矣夫籍生當魏季君臣道喪千古之大防已潰當是時也進既不能正諫退亦無以自守於是託爲佯狂以避者斯亦多其人矣若籍者亦其流耳似無可責而不知籍者乃司馬氏心腹臣也司馬之篡籍有助焉然藏身甚巧令人莫得而測之飲酒賦詩跡類自晦苟有所爲輒託之醉而又時爲不測之行以亂人觀聽俾人不覺其詐如司馬之求婚也一醉六十

十九

日似乎能潔其身矣然則作勸進表何不辭以醉乎其聞母喪也從容對奕至於對者求止尙不捨去而其哭兵家女也徑往盡哀此良又何從而來乎若其求作東平相求作步兵校尉乃以此貢媚於司馬氏耳故蔣濟一辟彼亦就焉初何能如中散之絕交乎若其以白眼對俗人計亦愚無知不足爲禍福之人耳不然者口不言人過又何爲乎故王昶以爲不能測之若昶者又烏足以測之乎籍之所愚弄正昶輩耳計籍之一生不挂朝籍亦不離朝籍不黨司馬亦不倍司馬較之嵇康劉伶之終身不污固不足企及卽較之山濤王戎公然仕宦者亦有曲直之分焉嗟乎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

之生也幸而免奈何敗禮傷教出此幸免之一塗乎上生亂世自全匪易似無足爲藉責然大閑不可踰也因之大象不云乎君子以致命遂志此聖人處困之道也

說風

大凡人民之風俗性情多因乎地理形勢其地之形勢不變則民之性情亦千古如出一轍故周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糞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英物其民皙而瘠五曰

二十

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淮南子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豐林氣多穠水氣多偏岸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此固古人以地審民風之法也後代此術不傳而青烏家竊以爲相地之術附之以五行家言益荒忽不可究詰矣實則地土與民生最有關繫而風俗亦因之而成如塞垣地平衍其俗習弓馬吳越富腴澤其俗便舟楫高山大林五材之所出也故其民長力

作沃衍回川稼穡所藉也故其民安佚樂三晉地少而山多百穀不足故其民遠服賈三吳地土沃衍一歲再熟故其民敦稼穡凡民風故以地形爲變易大抵如此友人以有以相地自命者故作說風以示之

東門之粉說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植其鸞羽又曰東門之粉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以爲巫鬼之明微然則此二詩皆祭祀之詩也班氏治齊詩此殆齊說也以是言之宛邱之爲祭祀

二十一

其說大可發明矣考粉榆皆木名也古人以之植於社故漢書豐有粉榆社莊子宋有櫟社櫟卽櫟也東門之社植粉宛邱之社植櫟卽史記所謂遺祠矣婆娑者舞名也曹娥碑吁能按節謳歌婆娑樂神是也首章蓋言歌舞於社以樂神耳次章之穀旦穀當作穀說文日出之光也楚辭暾將出兮扶桑此正指迎神之時也差韓詩作嗟月令大雩帝鄭注吁嗟求雨之祭鄭志引董仲舒求雨之術呼嗟之歌然則古人祈禱之祠必有呼嗟之歌可知也南方之原毛詩傳原爲人姓按春秋傳陳有原仲則陳固有此姓南方之原當是原姓之居於南方者耳古者婦人稱姓此爲原姓之女居於南方廢

女功而事祭祀歌謠於神祠三章逝古通晉詩凡數見次章之嗟既爲祭歌則三章之逝當亦爲誓神而祀禋說文釜屬按變爲鳥之將飛而敏足則禋者當爲屬其下有足當是用以焚香如博山爐也越以禋適者是祀神於社奉此爐親往以申敬耳貽我握椒古人焚椒以降神楚辭懷椒糈以要之注香物可以降神者是所以椒焚於禮如今人之焚香耳則此篇之爲祭祀無疑毛傳之說正不足據耳

白駒說

嘗讀小雅白駒之詩而歎也曰斯反招隱之說也其首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道

二十二

遙謂隱者乘此白駒受聘而來邦人喜其來而懼其不留也故託言不過一朝耳又何必不留於此而道遙也乎二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此章之旨又進於首章矣曰維則不止於苗漸有食祿之象矣曰夕則不止於朝漸有安居之象矣曰嘉客則不止於道遙漸有受醴之誼矣夫束帛貴於邱園斯亦明廷所恆有然隱者之初衷豈爲是耶其三章卽反其意而招之曰皎皎白駒實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若曰今者爾之駒已貴然來矣然而充朝廷所以榮爾者不過公侯而已矣仕顯者事繁位尊者任重求如向者在野之逸

永無此期矣以我爲爾謀則正不如慎爾之優游以力勉爾通世之志而已其四章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夫白駒本在空谷因束芻之聘而來能從我之言則此駒仍可返乎空谷雖芻蕘是甘而其人則比德於玉矣大抵自古爲爵祿所靡之人皆由於懷才欲試耳自重其才猶之金玉以金玉之故乃生遠大之圖所謂遐心也以此遂不得以空谷終矣此詩次祈父之後我行其野之前正宣王失德而貪天禍之時朝不可居宜其有此深戒君子於是觀世變焉

追解

二十三

詩大雅韓奕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貍毛傳以追爲戎狄國名是毛未能定追之所在矣今考追之字亦作自卽古文堆字說文訓爲小阜秦風蒹葭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汙小汙曰坻則小渚小阜義可相通此皆古訓之可考者也竊以謂追字卽古自字自字卽古坻字而實卽氏羌之氏也史記索隱曰氏亦羊稱此則望文生義實非古訓所應有矣又按禹貢之桓是鄭作氏釋爲隴坂而說文隴坂之氏則作陲則陲也氏也自也追也皆一義也膳夫克鼎銘曰邁征八自此卽詩之追亦卽氏也八自之稱今無可考而隴坂之地正在西羌則追之爲氏也何疑乎

遊上蔡縣白龜廟記

上蔡縣之南有白龜廟祀太昊伏羲氏廟貌巍煥像設隆崇配以四佐案上伏白龜琢石爲之雕鏤絕緻相傳神龜出洛伏義按其文而畫之是爲八卦實始於茲地也階除陞桓之閒皆生蒼艸一莖兩葉對節而生莖長二三尺葉圓如槐鱗次下垂隆隆然如蒼龍之脊一垣之外寸莖不覩亦地氣所鍾歟土人以三月下旬市於廟云伏羲誕也大抵世閒惟聖賢所留遺最足動人耳目而茲廟之所起尤古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吾蓋於茲廟驗之

遊上蔡縣阮廟記

二十四

上蔡縣之北二十里地名蔡溝相傳春秋時蔡國北境再北則陳州界古所謂陳蔡之閒是也昔孔子由衛之楚陳蔡大夫發兵圍之絕糧七日絃歌不輟相傳此地是也有廟焉土人以爲阮廟古殿三楹肖孔子與十弟子像相傳仿白關里神觀肅穆如瞻其家庭際喬柯遮除蔭牖如龍如蛇數百年物也考孔子一用於魯作彼婦之歌去而適衛楚昭王迎之又不得至板蕩中原無可爲者道之不行得君之難也管仲小器也遇齊桓而一匡天下伊尹天下才也不遇成湯亦莘野之農夫耳然孔子不遇時君不妨以文教垂萬年而訓後世子貢宰我所謂賢於堯舜爲生民未有者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然孔子刪述絕筆獲麟實自之楚不遇始爾後亦不復周歷矣然則斯一阨也萬世受其賜矣廟之關繫不尤重乎宜乎令千載下過之者猶若親見師弟子一堂份份之盛也

韜光庵觀雨記

戊戌暮春有南海之役道由滬濱爰涉西湖勾留浹旬湖上勝概次第投足而以韜光之遊爲最奇其初至也無意於韜光也泛舟既進而登山呼舟子爲導由三竺歷靈隱小憩壑雷亭琴筑水聲漱滌塵耳而飛來峰呼吸嵐光用息世慮倚闌假寐爲舟子喚醒詢以韜光庵則指曰峯巔是也路在羅漢堂右有門榜曰韜光徑出之巨竹如椽聳天爲綠石磴

二十五

楚楚扶雲俱升盤盤互互隨山爲隱見山泉緣徑琮琤然若鳴球之初曼曼之以黃鸝開關畫眉磔格風聲竹聲都若爲韜光演其幽靜者直上二里抵山門則竹陰益豐苔痕一淨入門殿宇不宏殿左有樓莊嚴甫畢登之則下俯絕澗萬竹爭高如奄冉翠旌循山而上下再遠明鏡一奩仰置山下則全湖在目矣更遠波光一綫風颿往來錢塘江也倚闌憑眺心目豁爽驟雨忽至咫尺不辨白雲如綿盆入窗牖雨止下視萬竹之頂咸被雲封且雲與竹互爲吞吐變幻離奇莫可名狀時而雲開一隙略閃湖光如披羅幃乍窺西子俄而雨又大至琤琤琤琤之聲不絕於耳神奇變化之觀不絕於目

有如秦穆公夢上享於帝聽鈞天廣樂又如周穆王飛神天上遊化人之宮奇境也亦靈境也平生觀雨之遊斯爲稱首矣然則西湖之遊以韜光爲最韜光之遊又以遇雨爲最是日賦詩十六章皆於倚欄之頃得之

游九溪十八澗記

西湖之遊勝矣或病其麗也思屏此弊其入山乎嘗聞西湖之西有九溪十八澗者山之幽絕處也杭人亦但耳其名耳往者卒鮮甲辰冬余大病甫愈亟思遊湖時季冬十日也勝遊既窮忽作奇想遂覓導者不可得得一老舟子自云曾往然已三十年矣遂飯於茅家鋪飯未畢而雨至不爲之止也

二十六

市雨具而進抵龍井寺不入憩於過溪亭辨才送坡老過溪處也其上爲風篁嶺溪畔早梅破萼霜葉閒有紅者歷獅子峯數折而抵於澗雙峯聳立一水奔流大石長林古松巨竹類園亭閒景物時有小樓一角出竹樹之杪疑其閒有隱者居也一徑委蛇與溪爲左右冬向盡矣而萬樹蒼蒼風翠不減時有丹楓烏柏點綴紅紫大石如釜如甕羅列溪中可厲而渡塗徑既窮則逾彼岸如是者九九溪所由名也飛雨益急山氣如蒸忽白雲一絲起於麓下漸高漸濃潏潏拽拽有如堆絮若與翠竹丹楓助其絢綺噫足使思訓撤管伯駒遜席矣奇觀哉歸途憩於龍井僧汲水烹茶飲之其清幽之韻

亦殊與境稱也

遊西洞庭記

三吳古稱山水窟其景物蓋甲於宇宙姑蘇之西有太湖者景尤美麗而西洞庭山有七十二峯則又甲於三吳矣嘗讀明代王徐諸公所記爲之神往歲辛亥友人有官於斯者招往遊焉二月初旬如蘇州越日出胥門登舟至胥口三十里及湖濱日暮雨至泊焉明晨放舟入湖途未及半霧不能進旋湖心霧已復行六十里抵山下登岸投角頭巡司署明日又雨晡時止乃相攜登金鐸峯石磴盤空如蟻循磨巨竹緣山喬松出岫陟絕頂望太湖正見北方一涯西爲山蔽不及

二十七

徧觀也左轉抵法華寺門外樹石掩映境極幽邃留連久之雨又大至乃投寺宿焉房宇深觀花木蔚如疊石爲山小池帶之環以曲廊壁上嵌王守溪諸公詩室中聯句多乾嘉間人筆庭中瑞香水仙盛放天竹高可過簷不啻珊瑚林矣僧供伊蒲山蔬甚美明日晨餐始去又明日爲石公之遊肩輿穿梅花林陟巘緣崖時而傍花之腰時而俯花之頂落英紛飛綠衣撲袖皆花瓣也循山而南先至石公庵庵傍絕壁亭榭無多殊可人意其南爲聯雲嶂再南有洞名一綫天絕頂名落照臺大石砥平縱廣十丈登之則太湖三萬六千頃夕照澄波潏人愁緒再南則石公石姥危坐湖濤石公兀而石

姥欹頂垂薛蘿正如插髮繁花於此歎造物生植之巧再西則明月灣爲山之南麓以夕照漸傾不克涉足徘徊久之返庵小飲徑醉明日遊林屋洞先至靈佑觀山門毀盡殿宇巋然殿後雲房曲折空無人居道士亦不復住此山中人家家大半空無人居以山居非富室所宜也觀外卽洞石門穹闢半淹水中殊不可入文衡山徐文貞題字付之想像洞上隸書三行則愈曲園新書者轉而南列石如屏舊有王文肅題字崖崩毀之矣洞左小庵地殊幽潔庵門外小溪環折石橋一度水聲泠泠然凡思盡矣是地梅花繁處多逾萬株山崦溪濱都成錦綺英光上浮蒸雲炫日正恐昆岡積玉遜此

二十八

燦燦是夕又觀花於月下光景尤奇大抵山中無峯不石無石不峭喬松大竹之外皆果林也山居之人衣食在是故護之尤謹如他方之稼穡蠶眠果熟則歲功畢矣閉戶安居靜俟來歲景物如是生計如是所謂三島十洲庸求之海外也耶

捉風樹記

歲甲辰余從事於儀棧保甲局地居普新洲所謂十二圩也局寄治於形華宮西有大池可二三畝池上小室二楹水周其窗三面如半壁余闢爲敞樹浩渺淪漣極臨深之勝慨風來而晨氣爽月出而夜景澄長几大簾列置牖下伺事之暇